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В.Ильинский (Левин)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GONGCHANZHUYI YUNDONG ZHONGDE
“ZUOPAI” YOUZHIBING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12,000 字
1991 年 5 月第 2 版 199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ISBN 7-01-000892-2/A·145 定价 1.60 元

说 明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精辟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写于1920年4—5月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西欧许多国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党除了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蚀，还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一些所谓左派人物否认党内必须有铁的纪律，不愿进行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斗争，反对共产党员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活动，反对同其他党派实行任何妥协。年轻的共产党如果照这些主张去做，必然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走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宗派主义绝路。1920年夏天，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撰写的这部著作，全面地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自觉纠正这些错误。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指出，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帮助它们学会运用布尔什维主

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策略原则。

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他论证说，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严格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它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来维持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且经过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锤炼。

列宁接着详细说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丰富的斗争经验：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各种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斗争形式，如何为夺取革命胜利进行谨慎的、周密的、长期的准备。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必然首先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其次要进行反对“左”倾思潮的斗争。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任务。他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它的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就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了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是必要的。列宁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

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见本书第24—25页）他尖锐地指出，谁要是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做，那他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以大量的篇幅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否定纪律、否定民主集中制、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抵制议会活动、拒绝任何妥协的错误。

“左派”共产党人反对在共产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错误地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列宁针对他们的这种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党人否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否认党的纪律的错误看法时告诫说：否定政党，否定党的纪律，就是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就是对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这些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放纵。而这样做必然会断送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列宁在分析一些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时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见本书第37页）

列宁指出，政治是一门科学，革命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

合法斗争形式和不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随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斗争形式来替换另一种斗争形式，这样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才能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群众争取过来。“左派”共产党人不懂得革命政党的力量在于它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们低估劳动群众的革命可能性，不善于也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列宁认为，对革命胜利来说，只从思想上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够的。如果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是犯罪。为了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还需要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需要他们亲身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政治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共产党人应当做到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在批驳“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在反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错误主张时写道：“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见本书第33页）列宁还指出，西欧工人中和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资产阶级议会制偏见的毒害很深，而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议会中暴露得最为彻底，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以便从议会内部向人民说明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真相，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群众，帮助他们清除这些偏见。

列宁还驳斥了“左派”共产党人笼统否定一切妥协的错误观

点，教导他们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和裂痕，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列宁同时指出，共产党人在同其他政党妥协时，不应该停止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作坚决的斗争。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时，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全体劳动群众的觉悟和修养，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科学地分析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各国内外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革命要求得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剥削群众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另一是剥削阶级陷入深重的危机，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列宁认为这是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他们无视革命形势的变化，主观估计事态的发展，不做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力图超越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样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夭折。

列宁希望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同时又要考虑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是统一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工作，绝对不能机械地抄袭别国党在不同条件下的策略。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并不要求各国的策略千篇一律，抹杀民族差异，而是要求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

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以适应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列宁说，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共产党人，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列宁的这本著作在1926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从此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教材，对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高革命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素质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目 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	1—95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1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3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7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 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2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 间的相互关系.....	19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26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36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46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57
十 几点结论.....	69
增补	84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84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86
三 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	88
四 由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错误结论.....	90
五	95
怀恩科普的来信.....	95
注释	96—116
人名索引	117—138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

(1920年4—5月)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

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²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

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

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

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具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

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³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